

● 诸葛计 银玉珍 编著

MIN GUO SHI SHI BIAN NIAN 福建人民出版社

闽国史事



编年

□ 诸葛计 银玉珍 编著

闽国史事编年

福建人民出版社

闽国史事编年

MINGUO SHISHI BIANNIAN

诸葛计 银玉珍 编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 350001)

福州富贵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福州火车站桂山路 109 号 邮编 350013)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10.375 印张 246 千字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211-02900-5

K·206 定价:14.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现在呈献给读者的《闽国史事编年》，是我们合作编写的“十国史事编年”丛书中的第一本。由于种种原因，在出版的顺序上却排在了第二的位置，在其后编就的《吴越史事编年》已于1989年11月先期出版了。

关于编纂这套丛书的缘起，在《吴越史事编年》的前言中已经作了交待。当时由于笔者重病，所以那个前言只由银玉珍一人写就。尽管如此，却也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我们共同的想法，故有必要在此节录其中的一段：

编写《十国史事编年》的想法萌发得比较早，那是1980年左右，在诸葛先生的思想上，或许还要更早一些。当时，我们刚完成了关于唐末五代的两部著作——《唐末农民战争战略初探》和《南唐先主李昇年谱》。在那两部著作的撰写当中，我们深感五代尤其是十国史料的零散残缺。专记当时史事的两《五代史》及《资治通鉴》等正史的作者们，由于为封建正统观念所囿，只把注意力集中于中原五个小王朝的更替上，而将十国视为偏隅霸国，于其史事往往疏略放失。有关私家著述虽代不乏有，但或因年代久远，佚而不存；或因作者的局限而仅记一国一地之事，令人难窥十国之全豹。清儒吴任臣博采诸史，铸成《十国春秋》一书，用力至勤，

其功甚伟，人所公认。然限于其书之纪传体例，又以七八百年之后人而补撰先世之史，终难经纬兼顾，难免收桑而失东。我们在日常翻检现存的类书、野史、笔记、文集、地志、金石文之中，往往时有所得，觉得有可补十国史事之缺者，于是便产生了将这些零散的材料集辑起来，为史界提供一些较为方便使用的资料的强烈愿望。

当然，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计划。

这样一个计划的形成并敢于着手实施，是与福建人民出版社，尤其是该社分管文史编辑室的李瑞良和祝国影同志的鼓励和帮助是分不开的。这样说没有半点客套和恭维之意，而是地地道道的实情。因为虽有了上述那种强烈的愿望，但这种设想之是否可行，采用何种体裁形式为好，我们都还缺乏自信，尚处犹疑之中。

1982年7月，在福建厦门举行的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笔者有幸拜识了李瑞良和祝国影同志。在议谈之中，他们不但对我们的一些想法大加支持，而且当即表示他们出版社乐于承担闽国卷的出版，给予了我们极大的鼓舞。就是在他们的热情鼓励 and 大力支持下，我们才有勇气最后形成了自己的计划，并当即着手了闽国卷的编写工作。工作开展之后，他们还就体例和具体写法提供了不少宝贵的意见。如1983年夏，我们曾将先行编就的一年以“切样”的形式，送呈他们审阅。他们在该年5月21日的来信中，不但从书名、体式、文字等方面提出了意见，而且有一条很重要的建议：“可否把背景搞得宽阔一点，即从当时整个华夏形势着眼，把发

生于中原或邻国的大事择要选叙，系于各年史事之末尾。”现在书中各年之末的“本年时事附录”，就是根据他们的意见而添设的，并已成为整套丛书统一的体式。总之，没有他们具体而热情的帮助，本书及丛书中的其他各册的写成，都是难以想象的。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笔者曾带着纲目和初稿，两次到福州、泉州等地采访史籍，得到了福建省许多部门和有关同志的鼎力帮助，使我获得了许多在他处无法看到的资料。其中特别是福建师范大学的朱维幹、唐文基、汪征鲁、范传贤、林金水，省社科院的刘学沛，省图书馆的高榕，省博物馆的陈存洗，福州市文化局的曾意丹，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郑国珍，泉州海上交通博物馆的黄天柱、李玉昆，泉州市史学会的王寒枫，厦门大学历史系的傅宗文等先生，给以的教诲和帮助尤多，在此谨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福建自五代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渐成为我国东南的文化之区，人文之盛，远胜他处，有着海滨邹鲁之美誉。近千年来历久不衰，且越到近现代越突出。笔者在两次赴闽搜集史料的过程中，发现了不少尚未被研究者们注意到的材料，有的为地方较小的山水志、庙刹志中所存留，有的零散在民间的家乘、族谱和私人的著述之中，有的则是新出土的金石文物。由此我们深深地感到，要搞闽国的历史，福建的朋友们有许多优于我们的条件。由我们这样两个外地人来撰写福建地方的这段历史，真不啻是班门弄斧，危险异常。这种情况，不仅这本闽国卷如此，就是往后的任何一卷也都莫

不如此。因此，它们分卷出版之后，各地的专家、读者们，定会发现许多的缺漏和错误之处，我们衷心地期望师友们随时予以指教，以使我们不断地充实和修改，把它变成为一份真正能对五代十国历史研究有所裨益的资料。相信师友们是不会使我们失望的。

诸葛计

1995年5月31日于北京皂君庙寓所

目 录

前 言	(1)
-----------	-------

卷一 王潮篇 (885—897 年)	(1)
--------------------------	-------

卷二 王审知篇 (上) (897—906 年)	(34)
-------------------------------	--------

卷三 王审知篇 (下) (907—925 年)	(72)
-------------------------------	--------

卷四 王延翰篇 (925—926 年)	(135)
---------------------------	-------

卷五 王鏐(延钧)篇 (926—935 年)	(142)
------------------------------	-------

卷六 王昶(继鹏)篇 (935—939 年)	(179)
------------------------------	-------

卷七 王曦(延羲)篇 (939—944 年)	(200)
------------------------------	-------

卷八 王延政篇 (943—945 年)	(236)
---------------------------	-------

卷九 闽国后篇 (945—978 年)	(259)
---------------------------	-------

引据书目	(318)
------------	-------

后记	(323)
----------	-------

闽国史事编年卷一

王潮篇

(885—897年)

王潮，字信臣，光州固始人。唐末为县佐。中和元年（881年），入王绪军，绪署之为军政。中和五年（885年）正月，随绪入闽。八月，因杀绪，自为军中主。景福二年（893年），尽有闽岭五州之地。十月，唐以为福建观察使。乾宁三年（896年）九月，为威武军节度使。四年十二月卒，赠司空。后唐长兴四年（933年），王延钧称帝，追封秦国公，谥广武王。

唐僖宗中和五年三月改光启元年（乙巳，885年）

正月，王潮昆仲随王绪入闽，克漳浦。

王潮，字信臣。清郑杰《闽中录·王潮别传》（见《注韩居初编》）谓，依《王氏家谱》作“信宗”。按：该家谱乃王氏后人撮辑诸史而成，其中之《王潮传》乃明代王氏裔孙国祯所撰。遍查诸史，未见有潮字作“信宗”者。王国祯作“信宗”，未悉何据。今依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王潮传》、路振《九国志》及何乔远《闽书》等。唐武宗会昌六年，生于光州固始县。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重修王潮墓《墓志铭》谓：潮“生于会昌丙寅（六年，846年）三月十一日申时”。父恁，世为农民。《闽书》卷42本传，谓其“世以贫显”。清黄任纂《鼓山志》卷9所载徐铉《唐慧悟大禅师塔铭》，称王氏为“郡豪”，谓“末叶湮沉，从居固始。父从郡豪王氏南据闽中”。清重修王潮墓《墓志铭》云：“大父恁公，字自成，

以门荫奉礼部郎。后以子贵，赠太尉、光州刺史。”今从薛居正《旧五代史》。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97《建宁府·政和县》“闽隶夷县”条谓：疑此为“闽求”，“王潮不知书，伪闽为闽”。附志于此，以备考王潮出身之一佐证焉。于王氏之先世，《王氏家谱》追之甚远，以为出自东周灵王太子晋及秦将琅邪王翦。于兢《王审知德政碑》谓：王氏，“琅邪郡人也。其胙土命氏，疏源演派，代济其美，史不绝书。后以太祖就禄光州，因家于是郡焉。曾祖友名，赠光禄卿。王父蕴玉，赠秘书少监。父恁，赠光州刺史，继赠太尉”。钱昱《重修忠懿王庙碑》谓：王审知“本琅邪人，秦将翦三十四代孙。高祖晔，唐贞元中为光州定城宰，有善政及民，因迁家于是郡，遂世为固始人矣。曾祖友，赠光禄卿；王父蕴玉，赠秘书少监；父恁，累赠至太尉、光州刺史”。《闽中录·王潮别传》谓：“五世祖晔为固始令，有惠政，民留之，因家焉。晔生友，赠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友生蕴玉，赠秘书少监、司空；蕴玉生恁，赠太师、光州刺史。”翁承赞《唐故威武军节度使守中书令闽王墓志铭》谓：审知，“其先琅邪人也。缙山远裔，淮水长源。自秦汉以穹崇，历晋宋而忠烈。辉华闾閭，复赫祖宗。曾祖讳友，则汉丞相安国君陵三十四代孙，赠尚书左仆射；曾祖妣段氏，赵国太夫人，追封卫国太夫人。仆射，贞元中守定城宰，善政及物。去任之日，遗爱遮道，因家于光州，故世为固始人。祖讳玉，累赠司空，倜傥奇表，信义宏材。祖妣刘氏，燕国崇懿太夫人，追封昭德太夫人。显考讳恁，累赠太师。皇妣陇西董氏，赠晋国内明太夫人，追封庄太夫人，恭懿贤淑，光于闾閭”。陈致雍《左威卫大将军琅邪太尉侍中王府君（继勋）墓志铭并序》，谓潮祖父蕴玉尝为桂州阳朔县令。又云：“别宗因地，始封闽王，讳审知，族人尊之，是为太祖。四世之亲，因之追赠。故桂州阳朔县令、赠司徒讳蕴玉，公之高祖也。司空赠太师、中书令讳恁，曾祖也。”潮昆仲三人，仲弟曰审邽，《闽中录·王潮别传》谓三人之序为“长审邽，次潮，次审知”。民国《福建通志》采其说。其实，三者排行及“审邽”作“审封”，皆误。路振《九国志》卷10谓：潮“与弟审邽、审知，以才气知名”。佚名氏《五国故事》谓：“长兄潮，次兄圭及审知，军中号为三龙。”《王审知德政碑》

谓：南安因王绪后，众遂推审知而立之。“公居下惟谦，事长必顺。虽輿情之有属，在公论以不忘，乃曰：‘予早事二兄，常若严训，岂有弟为大将，兄居其下者乎？’遂奉长兄潮以帅其众。”《闽王墓志铭》亦以潮为孟龙，审邦为仲龙，审知为季龙。《开闽忠懿王族谱·王审邦传》谓：审邦，“太尉僖公之次子也”。均足证其序当为：孟潮、仲审邦、季审知。字次都；有以“信臣”作审邦字者，实误。季弟审知，字信通，又字详卿。两《五代史》、《新唐书》、《九国志》及《闽王墓志铭》均谓审知字“信通”。而《忠懿王庙碑》、《开闽忠懿王族谱》载宋治平进士郑侠撰《重修莲花永兴禅寺忠懿王祠堂记》及梁克家《三山志》则谓审知字“详卿”，盖其贵后所改欤？《琅邪家乘》谓：“公讳审知，字信通，又字详卿”，当有所本，今从之。又，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220《僭伪部·形貌》谓：“闽王审知，身长七尺六寸，紫色，方口，隆准。”《闽王墓志铭》谓：“王禀性殊异，非礼不言。少事孟、仲，如晨夕之敬；于乡党恂恂然。周、孔之书，无不该览；韬铃之术，尤所精至。与昆仲游处，未尝不以文武之道诫勗焉。先太师特钟爱，抚于膝下。有善相者闻三龙之名，诣先太师之门曰：‘富贵皆当一体也，季龙当位极人臣，非乡里可拘，其贵盛。然而龙摠虎变，真王者之行藏；燕颌虬须，乃将军之气貌’。”兄弟皆以“材勇”称，邑人号为王氏三龙。《闽王墓志铭》云：“太师嗣子三人，皆卓异不群，时号王家三龙，王其季也。”潮初为固始县佐。《新唐书》本传及欧阳修《新五代史·闽世家》俱作“县史”。《资治通鉴》卷254作“县佐”。胡三省注云：“世率以县丞为县佐。唐制，诸县丞、簿、尉之下有司功佐、司仓佐、司户佐、司兵佐、司法佐、司士佐，皆县佐也。路振《九国志》：‘王潮少为县佐史。’或者传写逸‘史’字欤？”此说甚是，今从之。

先是唐僖宗广明元年（庚子，880年）十月，黄巢率农民起义军自岭南返师，渡淮西攻长安。江淮间诸种势力乘时蜂起。有寿州屠者王绪，《册府元龟》卷223

《僭伪部·伐勋》谓：“有贼帅王绪者，自称将军。”《新唐书·王潮

传》谓：“寿春亡命王绪。”吴任臣《十国春秋·李相传》云：“王绪未起兵时，从媪貰酒，数负责，又醉毁酒舍，相怒欲殴之。”绪之身世为人，于此庶可窥其概矣。与妹婿刘行全亦聚众起事，据霍丘县自为镇使。《新五代史·闽世家》及《旧五代史·王审知传》等皆不及王绪据霍丘事，仅谓“陷固始县”，此乃后来之事也。霍丘时隶寿州，刺史颜璋失士心。中和元年（辛丑，881年）八月，绪等因众怒而杀璋，遂有寿州。《通鉴》“僖宗中和元年八月”下谓：“寿州屠者王绪，与妹夫刘行全聚众五百，盗据本州。”《新唐书·王潮传》谓：“寿春亡命王绪、刘行全合群盗据寿州。”均未及绪为霍丘镇使及杀颜璋事。然《新唐书·僖宗本纪》中和元年末书：“是岁，霍丘镇使王绪陷寿、光二州。”《忠懿王庙碑》亦云：“属王绪者，……盗霍丘之土宇，遽言得志，遂起无厌。”是知王绪获寿州前，已为霍丘镇使矣。又，《桂苑笔耕集》卷12载崔致远代高骈《报光州王绪书》云：“知绪昨因颜璋久藏祸心，果致众怒。璋既诛戮，绪乃奔逃。”知绪因众怒而杀颜璋，始据寿州。诸书于王绪获寿州事，年月俱失载，唯《通鉴》系作八月，今从之。旋，有众万余，自称将军，向四外扩展势力。九月，克光州。王绪下光州之时日，诸书亦失载。《通鉴》谓：八月，王绪“盗据寿州。月余，复陷光州”。又高骈《报光州王绪书》未有“秋冷，切好将息”之语，定于九月当不致大误。唐诸道行营都统、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高骈致书责让，复慰谕之。其《报光州王绪书》云：“天不容奸，人唯助顺。苟违至礼，必乱常刑。知绪昨因颜璋久藏祸心，果致众怒。璋既诛戮，绪乃奔逃。何不束手戎场，投身义域。而敢更谋啸聚，尚恣喧张，自招相鼠之讥；莫识牵羊之礼。未知尔意，终欲奚为？此乃先惠后诛，武经所重；好生恶杀，王化斯行。豁开诱善之门，俾蹶归仁之路。遂加海谕，试问端倪。速仰割捐本情，指陈他望，待详来状，即与指麾。《礼》云：‘志不可满’，《传》曰：‘恶不可长’。绪之今日，其意若何？勿驱齐氓，枉入罪

网。秋冷，切好将息。节级各与慰问，悉之。”绪获光州后，于境内召士民以广部伍。闻潮名，《王审知德政碑》谓：王潮“志尚谦恭，誉蔼乡曲，善于和众，士多归之”。乃召徠署为军正，使典赀粮、阅士卒，颇信用之。并其二弟亦召置军中。王氏昆仲入王绪军之时，诸书未明言。绪既于是年九月据光、寿二州，固始为光州属县，且位于二州间。揆诸情理，绪获光、寿后急于扩展势力，立定脚根，于王氏兄弟此等之实力人物，自不至久置不问。故潮等之入绪军，当于是年之秋冬无疑。《闽王墓志铭》不及王氏昆仲入绪军事，且谓：“乾符末，天下方扰，人民奔竞。三龙以孝思远略，决为端居，晏如也。（审知）尝请昆季曰：‘曾参不一宿于外，况起兵之世乎？’虽海内骚然，不萌他适。时秦宗权据有淮西，以利啖四境，而固陵不从。宗权势不可遏，席卷五陵，三龙于是奉版舆而南下。”盖为墓主讳之耳。时值秦宗权据蔡州，恃势侵袭四境，秦宗权，蔡州上蔡人，先为许州牙将。广明中，逐刺史而据许州，唐以为奉国军节度使。旋，自僭帝号，补署官吏。《新五代史·闽世家》谓：“是时，蔡州秦宗权方募士以益兵。”绪不获已，乃提二州籍附之。宗权表绪为光州刺史。

按：王绪、王潮等提籍附于秦宗权前之运动性质，诸书所言均欠明晰。马令《南唐书》卷28《灭国传·闽国》谓：“唐末群盗起，审知与兄潮俱起草莽。”《旧五代史·王审知传》谓：“黄巢犯阙，江、淮间群盗蜂起，有贼帅王绪者自称将军。”《新唐书·王潮传》谓：“僖宗入蜀，盗兴江、淮，寿春亡命王绪、刘行全合群盗据寿州。”黄巢等率领众农民反唐起义，固为封建史家诬为盗贼无疑。然乘时而起，据地自雄之地主武装及各地土团，凡非受命于唐廷者，亦当被视作盗贼之列。绪之起事，究属前者，抑或后者，殊难明确。宋无名氏之《五国故事》卷下云：绪、潮等“皆以唐末起兵，为黄巢部伍。巢败，乃领其众入泉

州”。径断其与黄巢起义事同一性质，且为其部属。此说尚有可议者。黄巢率军于广明元年（880年）秋已渡淮而西。王绪之起于广明二年八月，潮等之入绪军更在其后。其非黄巢部伍甚明。如谓王绪之下寿州前尝为黄巢部伍，亦多扞隔难通之处。如所周知，黄巢义军自岭南而湖湘，而江淮，而关东，均未署任何一处之官，未置任何一地之守。王绪之为霍丘镇使，断非黄巢所置。且巢军入关之后，岭南、湖湘、江淮、关东均随而弃置，诚如清人王夫之于《读通鉴论》中所云：“若黄巢，则陷广州，旋弃之矣；蹂湖湘，旋弃之矣；渡江淮，旋弃之矣。申、蔡、汴、宋，无尺地为其土，无一民为其人，无粒粟为其馈饩。”果王绪系黄巢部伍，则巢军入关时，绪等不当仍留霍丘而不随之入关。又，中和三年（癸卯，883年）六月，巢军自关中东出，先败秦宗权，而后与之一度联营，于河南境内活动经年，亦未见有与绪等联络之事。故王绪等与黄巢起义军无组织上之联系，可定无疑。《重修忠懿王庙碑》文云：“有王绪者，凭巢寇之戈矛，盗霍丘之上宇。”知绪之起事，乃巢军于江淮间活动之影响下所发生。极大之可能为组织上无联系，而政治思想上属同一性质之运动。非作如是观，于下述数事则颇为费解：（一）翁承赞撰王审知墓志铭时，于入王绪军一事只字未及。于此一段史事讳莫如深，当是视其为“盗贼”之举也。（二）《重修忠懿王庙碑》谓王绪“狃蒲骚者，终至败亡；好草窃者，焉能长久”？《新五代史》及《十国纪年》更谓，秦宗权“召王绪兵会击黄巢，绪迟留不行”，如此之言，自非空穴之风。（三）闽人周朴，于黄巢义军入闽时，尝被搜获，问其能从义军否？朴答云：“我尚不事天子，安能从贼。”遂被诛杀。于唐可谓难得之忠臣，故义军离去后，遂有人于福州乌石山立祠祀之。王氏有闽时，尝大封境内诸祀，唯于周朴不予议封。

致宋人张浚叹曰：“处士死节，三百年未有庙额可激励当世。”由王氏不封抗拒巢军、为唐死节之周朴等，足见其不甚以周朴为是、黄巢为非。似亦可部分说明王氏在河南起事时之性质也。

它日，秦宗权召王绪兵会击黄巢，绪迟留不行。宗权发兵攻绪，绪窘，《重修忠懿王庙碑》云：“及秦宗权窃弄五兵，遍侵四境。绪内乏婴城之计，外无善邻之助，遂率众以作寇，欲辟地而偷安。”乃率光、寿兵五千人，并携吏民南奔。《新唐书·王潮传》云：“它日，赋不如期，宗权切责，绪惧，与行全拔众南走。”《通鉴》“光启元年正月”下云：“秦宗权责租赋于光州刺史王绪，绪不能给；宗权怒，发兵击之。绪惧，悉举光、寿兵五千人，驱吏民渡江。”今从《新五代史》。实则促绪等南奔者，拒会兵击黄巢、租赋难供，二者或兼而有之，未必仅其中之一因也。

以刘行全为前锋，历江、洪、陶岳《五代史补》谓：“王潮尝假道于洪州，时钟传为洪州节度使。以王潮若得福建，境土相接，必为己患，阴欲除之。有僧上兰者，通于术数，动皆先知，大为钟传所重。因入谒，察传词气，惊曰：‘令公何故起恶意。是欲杀王潮否？’钟不敢隐，尽以告之。上兰曰：‘老僧观王潮与福建有缘，必变彼时作一好世界，令公宜加礼厚待。若必杀之，令公之福去矣。’于是传加以援送。”按，此说足证王绪军之南行，尝经洪州。至上兰谓王潮与福建有缘云云，时潮于绪军中尚未大知名，此说实未足信。盖后时附会之辞，或王氏兄弟入闽后自造其当主闽之舆论乎？虔《九国志·谭全播传》谓：南康人谭全播聚兵，立卢光稠为主，“所向多捷，兵势渐盛，遂破王潮之众，人据虔州”。是知绪、潮等率部南下，不仅历虔州，且一度据之也。后为卢光稠、谭全播所逐走。诸州，路无重阻。经临汀，趋漳浦。

按：王绪率师渡江南下，尝历江、洪、虔诸州，各书所载均无异词。然其最初入闽之地，则说法颇异。钱昱《重修忠懿王庙碑》谓：“自潮阳抵漳浦，百姓畏其涂炭，五马避

其锋刃。”《新五代史·卢光稠谭全播传》亦谓王潮等先获虔、韶二州：“是时，王潮攻陷岭南。全播攻潮，取其虔、韶二州。”本乎是，则王绪等乃先获虔、韶，为虔州南安人谭全播辈所逼，方南下潮阳。唐之潮阳，即今粤东之潮安县也，已滨南海。其众自此趋漳浦，当无需折经临汀。《闽书》卷59《钟全慕传》谓：全慕，唐昭宗时汀州刺史。王潮据福州为威武军节度使后，全慕方与建州刺史徐归范俱归附于王潮，似亦谓王潮南下时未尝先入汀州。如采是说，则其南下所经路线当为：先历江、洪、吉、虔、韶、循、潮诸州，后自潮阳而趋漳浦。然《新唐书》及《闽书》王潮传，俱谓王绪“与行全拔众南走，略浔阳、赣水，取汀州，自称刺史，入漳州，皆不能有也。……次南安”。《新唐书·僖宗纪》谓：光启元年正月，“王绪陷汀、漳二州”。《新五代史·闽世家》谓王绪“率众南奔，所至剽掠，自南康入临汀，陷漳浦，有众数万”。《旧五代史·王审知传》谓：“绪率众渡江，所在剽掠，自南康转至闽中，入临汀，自称刺史。”诸书所载，虽详略及地名稍异，然途经路线悉同，皆谓王绪等入闽后先下临汀，后下漳浦。1981年福建省博物馆与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于福州北郊莲花峰南麓斗顶山出土之王审知墓志铭，亦载王氏昆仲举版舆而南下，“抵于临汀”。其入闽尝先经临汀而趋漳浦，当属可信，今从之。

至是，克漳浦焉。

按：王氏入闽克漳浦之时，诸书说法亦有异。《新唐书·昭宗纪》及《通鉴》俱云，光启元年正月王绪获漳浦。《开闽忠懿王氏族谱》载八世裔孙继先撰《复闽祀祖记》亦云：“光启元年，统兵来闽，抚绥列郡而居之。”今采其说。《闽中录·王潮别传》作“光启元年正月，宗权责租税于

绪，绪不能继，宗权欲发兵击之。绪惧，悉举光、寿二州兵以刘行全为前锋，转掠江、洪、虔州，入临汀，陷漳浦”。将宗权之诛求，绪之不能备办，宗权之以武力相责胁，绪等之南奔及转掠诸州，至攻陷临汀、漳浦，皆作一月内之事。如此表述，实大不确，前人已有道及。夫以光州距闽几三千里，更有重关叠嶂，天险难逾；且临汀、漳浦，夙称岩邑。绪等纵得公输般攻城之具，又岂有费长房缩地之法，其用兵焉能若是之神速也。又，《三山志》谓：光启二年丙午入闽，有神僧黄涅槃，人就问之，僧云“骑马来，骑马去”。灭国之明年，岁次丙午，盖六十年。《五国故事》亦云：“忠懿王尝问懿山僧国祚修短。僧曰：‘大王骑马来，骑马去。’忠懿以丙午得闰，至开运丙午而国亡，其言验矣。”此谓其据有闽地之时，而非其初入闽封之时也。《闽王墓志铭》谓：“光启三年，抵于临汀，为百姓壶浆塞路。”此说殊难与诸书及以后行事合，除疑三年之“三”乃“元”之讹外，尚无他法可以统一起来，留待识者再作考证而已。

八月，王潮囚杀其帅王绪，自为军中主。

绪率部至漳浦，有众数万。以道险粮少，乃下令军中曰：“无得以老弱自随，犯者斩！”唯王潮兄弟扶其母董氏崎岖从军。元卢琦《广武王传》作“唯王兄弟扶母徐氏以从”。清重修王潮墓《墓志铭》谓：“大母徐氏，封河南郡夫人，享年六十三，葬固始县西岭之阴。”又谓：“率众南奔，扶母徐氏入闽。”自相抵牾甚明。且谓潮母徐氏，与正史多不合，亦与王审知墓志铭不合，待考。绪召潮等责之曰：“军皆有法，未有无法之军。汝违吾令而不诛，是无法也。”三子曰：“潮等事母如事将军。既杀其母，安用其子！请先母死。”将士皆为之请，乃舍之。《新唐书》及《闽书》